



# 琥珀

陕西人民出版社

# 琥 珀 (中)

(美) 卡特琳·温索尔 著

胡 适 宏 译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 第三部

### 第二十二章

瞎摸胡同是塔山上面一条狭窄、齷齪，很不名誉的小弄儿，那些房子都造得乱七八糟，而且破旧不堪的，上层的楼房伸出了街面，差不多碰着那些沿墙高积的垃圾堆，把街上的光线和空气一概遮没，当时一部金碧辉煌的马车尝试穿进胡同去，可是看看那胡同太窄，只得在弄口停了下来。一个身上穿着黑色风兜和斗篷、面上蒙着面罩的女人从马车里走出来，一个跟车的左右扶持着，向胡同里匆匆走了几码路，便钻进一所房子里去了。两个跟车的留在楼底下等着。

那个女人匆匆跑上了两部楼梯，向梯楼顶的一间屋子敲着门。等了会儿没有回应，她又重新敲起来，仿佛非常不耐烦似的，一面回过头去向那漆黑的楼梯看了一眼，象怕有人在暗中侦视她一般，那门仍旧没有开，可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里面响出来了，轻轻的：

“是谁啊？”

“让我进去罢！是卡塞曼夫人呢，你这呆木头！”

她这话儿仿佛是念了一道符咒，那门立刻大大开开来，

那个男人对她折了腰，又将手低低地摆了一摆，毕恭毕敬的将芭芭拉请进里面去。

那间屋又小又黑，一点儿没有铺排，只有几张破旧的藤凳和藤椅放在那里，此外就是一张大桌儿，上面狼藉着许多纸头，堆积着一些书籍；地板上面堆的书更多，并有一个地球仪竖在一侧，外边的夜气已在起冻了，火炉里燃着的一点煤只暖得周围数尺的地面，一头丑恶的杂种狗跑过来闻了闻芭芭拉套着绒靴的脚儿，这才又回转去啃骨头去了。

那个出来招待她的男人，比那头狗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他是瘦得同枯柴似的，以致下身穿的一条虎皮裤，上身穿的一件稀脏的衬衫，都仿佛是披在衣架上一一般。不过他那灰蓝色的眼睛是又灵活又奸黠的，他的脸盘虽则瘦，却具有一种热情和聪敏的神情，其中又混合着一点狡猾，可以从他眼睛的转动和那种捉摸不定的笑容上看起来。

他是一个星相家，也是个江湖郎中，自称为艾敦博士的，芭芭拉从前为要卜知皇上跟谁结婚，曾经一度到这里来请教他过。

“我谨向夫人道歉，”当时艾敦发言了，“刚才门开得太慢了。可是不瞒你夫人说，我的债主实在太多，所以不先探明是谁不敢随便开门的。夫人真不晓得小人儿的苦，”他又深深叹了一口气，伸出两条臂膀表示他的毫无办法道，“我这几天是连门也不敢出一步的，就怕要给收税委员逮到新开门里去！夫人你就替我想想看，真要逮进去了叫我怎么办呢？”

其实他的这番诉苦是枉费工夫的；他若希望芭芭拉会对他的问题发生兴趣，那他是大错特错了，一来是她心里非常

明白，凡是伦敦城里那班卖带儿的，卖香水的，和做裁缝的，只要跟宫廷里有些往来，哪个不想从那些贵族身上发一票财呢？二来是，她此番跑到这里来，原是为请他解决自己的困难，并不是为听他诉苦来的。

“我是来请你帮忙的呢，艾敦博士。我有一桩事必须要弄个明白，因为这桩事情对我的关系实在太重大了。”

艾敦擦了擦一双枯柴一般的手儿，捡起了一副玻璃极厚的眼镜，将它架上了他的鼻梁。“那是当然的，夫人！你请坐罢。”说着他端给她一张椅儿，自己也在桌子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捡起一支长鹅毛管做成的笔儿，将笔端的毛儿轻轻拂着自己的下巴颏。“现在，马当，你到底有什么心事？”他的声音里面包含着同情，能使人对他信任，仿佛他对于任何问题都愿意替她解决也能够替她解决一般。

芭芭拉已经去掉了她的面罩，现在她又将风兜往后一推，让她的斗篷从肩膀上落下去。这么一来，她领口上，耳朵上，和头发里戴着的钻石都映着灯光亮晶晶闪耀起来。艾敦博士不觉把眼睛睁得铜铃一般，骨碌碌地直注在上面。

可是芭芭拉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她只皱起了眉头，脱去了手套，默不作声的沉思了一会儿。她恨不得有一个法子，可以不必把事实告诉他，就可以请教他的办法！她好象一个去向医生请教的年青新娘子，所不同者，只在她并不是为了害羞而不敢开口，却是为了气忿和怕失面子才觉不好启齿的。

我怎么能把皇上已经对我厌倦的话告诉他呢！她心里想。而且，事实也并不如此的呀！我是明明知道并不如此的！不管人家怎么样说罢！他不过是为了要有一个合法的儿

子，一时觉得高兴罢！我知道他仍旧爱我。这是一定无疑的，他现在对于司徒馥兰不也跟对我一样的冷淡吗——哦，为来为去都为这个天杀的女人——都为这个天杀的葡萄牙女人！

她抬起她的眼睛，将他看了看。“你也许已经听见说过，”她最后说道，“王后终于诊明有孩子了？”她把“终于”两个字说得特别重，意思是要使人明白，这个太子所以迟迟不出来，是由凯察灵自己居心不良延宕所致的。

“哦，马当，当然当然！现在不是我们大家都得到这个喜讯了吗？论起时候迟了一些了，可是常言说得好，迟来总还胜似不来的。你说是不是夫人？”可是他一经看出芭芭拉皱起眉头表示不赞成，就马上警觉起来，连忙咳了声假嗽，把头低到面前的一堆纸上去了。“现在，夫人，你有什么话要问？”

“就是为了王后有了孩子的事呀！”芭芭拉不假思索地答道。“现在看起样子来，似乎皇上得知王后有了孩子。方才对她有了爱情的。我想理由一定在这里，因为从前不曾有人看见皇上对王后怎样过份注意啊，现在她对从前的老朋友都疏远了，有些人是连面都不见的了。现在我要请你告诉我”——她突然扑上前去，眼睛热烈地瞪视着他——“将来孩子养出来之后会得有怎样一种情形？他要故态复萌呢？或是怎么样？”

艾敦点了点头，就弯下身子去做他的工作。一时他默不言语，只是鼓着腮膀皱着眉头，对他面前铺着的一张非常复杂的天象图悉心推究着。不时他从两个门牙缝里吁的吸进一口气，又将手指头在桌上擂了回鼓儿。芭芭拉坐在那里看着

他，心中的激动逐渐加甚，同时希望也逐渐增涨起来，因为她不能相信他会给她真正不好的消息的。她总觉得这回探问的结果一定能使她称心满意而回，因为她一向遭遇的事情无不如此。

“老实说罢，马当，”他终于说道，“你给了我一个太难回答的问题了。”

“怎么？你不能够看见未来的事吗？我还以为这是你的行业呢！”她说这话的态度，仿佛当他是专做手套的匠人，刚才对她说明她所要的那种皮革没有地方可寻找似的。

“我的几年研究工夫是并不白费的，马当，我老实告诉你罢，可是象这样的问题——你是明白的——”他耸了耸肩膀，摊开一双手儿，这才拿手比成一把刀。在自己的脖子勒了几勒，“倘如这桩事也可以知道，我就可算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了——”他又向那天象图瞥了一眼，怀疑地皱起了眉头，这才好象自言自语地低声念道：“怪哉怪哉！我实在不能相信——”

芭芭拉突觉心中搏搏地跳动，忙将身子挪到椅子边上来，一双眼睛骨碌碌地闪烁着，“什么怪哉怪哉？到底怎么回事？你得跟我讲明白！”

艾敦博士往背后一仰，掐指几计算一番，“哦，马当——这个消息也太重要了，天机不可随便泄漏的。你得答应我几天工夫细细考虑一番，我求求你。”

“不！我等不了的！我现在就要知道，否则我要发狂了！你想要什么报酬我什么都可以给你！给你一百镑如何？”

“你身边带着一百镑吗？”

“身边没有。明天我会差人送来的。”

他摇摇头。“对不起得很，马当，可是我不能再干赊账生意了。你看我现在这种景况，都是赊帐赊出来的毛病呢。你不如明天再来的好。”

“不！明天不行！我得现在就知道，这儿——拿这副耳环去罢，还有这个项圈，还有这个戒指这几件东西总不止值得一百镑了，无论你哪一天拿去卖罢！”说着她就将那几件首饰急忙取下来，从桌子上一扔扔给他，仿佛它们是市场上或是街上叫卖人手里买来的玻璃假首饰一般。“现在——赶快告诉我罢！”

他将那几件首饰捡起来，往自己口袋里一塞，这才开言道：“照这星象看起来，马当，那王后的孩子是生下来就死的。”

芭芭拉不觉大大张开嘴，急忙擎起手去捂住它，一面向椅背上仰了回去，现出满脸的惊惶和不信来。但是一刹那之后，她眼睛里就流露出一种狡猾和快意的神色来了。

“生下来就死的！”她终于低声说道。“你拿得稳吗？”

“如果星象靠得住的话，马当，我就拿得稳的。”

“星象当然靠得住的罗！”说着她连忙站了起来。“那末他是会回到我这里来的了，是不是？”原来她突然感到了一阵快意，就不觉把真情流露出来了。

“看来总会这样罢，是不是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的声音含有一种温存慰藉的调子，他的脸色含笑而深沉。

“当然他会的！晚安艾敦博士！”她一面把风兜重新戴上，一面向门口走去，艾敦博士跟在她后边，替她开了门，

鞠躬如也地送了她出去，同时那头狗儿也走出来送客了。她踏下一步楼梯，一手撩起裙子，免得在黑暗里要被它绊倒，这时她又突然掉转头给了他一个粲然的微笑。“我希望那些钻石可以免你新开门之行了，博士！不过你的那一个消息，对于我的价值是远不止一千镑呢！”

他又鞠了一个躬，仍旧是笑嘻嘻的，又点了点他的头，及至她从楼梯上面消失了影子，他就关上了门插上门闩了。这时他弯下身去摸摸那只狗，那只狗很柔顺地仰了个转身，将一条老鼠一般的长尾巴在地板上砰砰地敲了几下。

“陶色儿啊！”他说，“咱们至少又有一时好吃了。”

然而芭芭拉是把那博士的话儿字字当真的，从此王后的健康就成了她的最大关心了。她每天都去上她的早朝，请她到她自己屋里来吃饭，又贿赂了王后的亲随，一经见她身体不适就立刻给她报信——总之她对王后的一举一动都在暗中严密侦视的。谁知王后的身体反而一天天的盛起来。她比以前反而见得健康，快乐，而且好看了。

“王后今天觉得不大舒服罢？”后来芭芭拉有些发狂，竟向她去问起来，“你的脸色很苍白，大概是疲倦了罢。”

可是凯察灵哈哈大笑，用着一种发音重浊的英语回答她：“当然我是舒服的，夫人！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舒服的日子过！”

于是芭芭拉觉得灰心起来，甚至要去向艾敦博士索回那几颗钻石。这时到了十月中旬了，约摸是王后怀孕的第五个月上，忽一日宫中画廊里大起谣言，说王后已经害病，将肚子里的孩子流产了。

原来这谣言并非子虚，当时王后果然仰卧在床上，四面

宫娥侍女团团围住她。她的眼睛紧紧地闭着，以防眼泪冒出来，因为她心里觉得非常难过而且害怕呢。但她一经听见班纳法跟一个宫娥在那里耳语，叫她去请皇上来，她就急忙睁开眼睛来了。

“不！”她喊道。“慢着！不要去请他！我并没有什么——过一会儿就会好起来的——且等谭纳夫人到来再说罢。”

谭纳夫人就是一送给王后看护的那个产婆，刚才王后开始觉得有些眩晕的时候他们就已差人去叫她去了。几分钟之后，她已进宫来，当即向王后的御榻走去，那张一向春风而又粗俗的脸上勉强装出一副又觉惊惶又觉乐观的神情来，原来这位谭纳夫人活象一个渔婆装扮起来的阔太太。她的头发染成当时流行的那种闪银色，差不多是跟白一样的，她的面颊拿西班牙的碎纸涂得十分鲜艳，看去同秋天的苹果一般，她的手指上面手腕上面，乃至颈脖上面都重沉沉地戴着贵重的珠宝——本是她的病人送来酬谢她的东西，她就利用它们来做自己的随身广告了。

当时王后睁开眼，看见谭纳夫人正弯着身在看她。“王后觉得不舒服吗？”

“我刚才觉得有点痛——在这儿——我觉得仿佛是在——仿佛是在滴血呢——”她抬起眼睛看着她，那神情十分凄楚，仿佛是一头小狗向人乞怜一般。

谭纳夫人脸上不期泛起一阵惊恐的神色，急忙将它掩饰了，立刻开始卸去自己手上的戒指和镯子。“王后可容婢子诊视一下吗？”

王后点点头，谭纳夫人当即做了个手势叫把床帐统统放

下来。一个助手擎上一罐甜牛油，谭纳夫人将油涂满了一手，便躲进帐子里去了。随后听见王后发出一声痛楚的低叫和一个拖长的呻吟，使得房中个个女人脸上都改色。末了谭纳夫人掀开帐门走出来，将她的右手浸在一盆水里，对另一个女人耳语道：“王后流产了，去请皇上来罢。”于是满室之中汤漾过了一阵激动的喃喃和无数示意的眼色。

数分钟之后，查理跑着步进宫来了，当即走到谭纳夫人身边去，谭纳夫人正在洗手儿，旁边两个宫娥拿着海绵在吸地板上的血，他是从网球场上请了来的，身上只穿一件敞领的衬衫和一条短裤，他那褐色的脸上满是汗，着急得紧绷绷了。

“怎么一回事啊？他们告诉我说王后害病了——”

谭纳夫人不敢跟他的眼睛相接触。“王后流产了，皇上。”

一阵惊恐的神色闪过他的脸。他急忙钻进王后的帐中，向床边一跪跪下，其时帐门重复放下来，以致把满屋子注规眈眈的眼睛都隔绝了。“凯察灵，凯察灵，达灵！”

他的声音是迫切而低沉的，因其时王后闭着眼躺在那里，好象已经没有知觉了。

但她终于慢慢抬起睫毛，看见皇上在那里，一时之间她那神情竟象不认识他了，这才簌簌地滚下眼泪，将头朝开去伤心呜咽起来。

“哦，凯察灵！我伤心得很，实在伤心得很——他们有没有拿什么东西给你止痛呢？”说时他脸上显得疲倦，且跟王后的神色差不多一样憔悴了。因为人世之间他最想要的东西莫过于一个合法的儿子，但他现在见她如此，却动了怜悯

之心，只求保护她的身体了。

“我并不是为痛。那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我一点儿不去管它——可是，哦，我是一心想要给你一个儿子的呢！”

“不要紧，你总会得有的，达灵——将来总会得有的。可是现在千万不要去想它。现在你什么都不要去想，保重自己的身体要紧，望它马上好起来。”

“哦，我不要好起来了！如果我做不到自己本份里该做的一桩事，我活在世上还有什么好处呢？哦，亲爱的——”这时她的声音放得非常低，他得扑上前去细听着，她正瞪视着他，眼睛里洋溢着自谴的神色。“倘或正如大家所预料——我真是不能生育的呢——”

查理吃了一吓，不觉连呼吸都急促起来。原来这种流言的确是有的，不但传遍了宫中，并且泄漏到宫外，大约从他们结婚的第一个月里就已经起来，或许是一早就有，但他还不晓得王后自己也已听见了。

“哦，凯察灵，达灵——”他拿他的长手指儿摸着她的头发，摸着她那苍白润湿的面颊儿，“这是他们瞎说的——当然是瞎说的。人家只要嘴里长着根舌头，总喜欢讲别人的坏话。至于这种意外的事情本来是常常有的，一点也不足为奇。你现在必须静养，把身体养好转来——看在我的份上罢，”说着他展出一个温存的微笑，弯下头去亲了亲她。

“看在你的份上吗？”王后抬起了眼睛，一心信任的朝他看了看，这才报他一个感激的微笑，“你真是好心！你对我实在太好了！你可以放心——这种事情下次不能再有了。”

“当然不会再有的。现在你睡一觉罢，亲爱的，静养静养，马上就会复原了。”

他继续跪在她床前等到她的呼吸渐归沉着而规律，看不见她那苦痛的皱眉，这时他站起来，一言不发地踱出宫去，回到他自己宫中的静室去了。

到了第二天，王后的病势不见起色，反而从此一天天的沉重起来。宫内的御医业经用尽一切治疗的法门，也曾使她出过血，以致她的脸色白得同她躺的那条褥单一般，又曾把鸽子活生生劈成两半，吊上她的赤裸的脚跟，以期吸出肚里的余毒。又曾给她用过拔毒散，喷嚏粉，珍珠末，绿化金等等。她的几个祭司一迤伴住她，口中喃喃不绝地哭着祈祷着，屋子里面没有一个时间不挤满了人，原来帝王家的一生一死，都是不能在安静秘密之中进行的。

查理一刻不离的坐在她身旁，满面愁容的注视着她的每一个动静。那种忧恼专诚的态度使得人人都觉惊异了：原来他除为了卡塞曼夫人演的那一幕插剧外，虽则一向对待王后都很好，却是无论如何算不得一个情专爱笃的丈夫。

当时宫里的人都以为王后一定不起，大多数人甚至心里希望她死的，而且大家在谈论的已经不是这个临死的王后，而是将来继位的新后了。他将来要跟谁结婚呢？因为大家知道王后的大丧一经循礼满服之后，他是一定要再结婚的。

大家心里替他选定的新后就是司徒馥兰。她的血管里面含着几分皇室的血液，可以配得上这段姻缘，而且她又长得很美丽——并且还是一个处女身。关于最后这一点，至少那些消息灵通的人都是这么说，虽则皇上已经追求了她几个月，自从她从法国到这里来充当贵嫔之后就没有放松过她的。

这个司徒馥兰年纪不足十七岁，可是手段儿很高，苗条

得跟蜡烛焰一般的，她是天生一副幽闲贞静的风度，却也有时突然迸发一阵欢乐的笑声，便是她那青春自负的深井之中泛滥而出的气泡了。她的美是纯粹无瑕的，如同一颗琢成的宝玉一般，而又春风得象是一颗闪耀在阳光里的白杨树。

查理最初是被她那种不可抗拒的美的诱惑所吸引，后来又发见她有一种羞人答答的天真，愈加觉得稀罕，便对她着手一种有计划的追求了。直到现在为止，他的追求是没有成功的。但她那种鲜艳活泼的青春以及天真烂漫的态度，终使他不能忘情，并且因此悼惜自己已往的韶华不免虚度，渴欲从她身上图得顷刻的欢娱，以期弥补当初的缺憾于万一。

在过去四个月中，自从发见王后有了孕之后，查理对于馥兰似乎已经不感兴趣了；他见到她时总是冷冷的，仿佛他始终不曾转过她的念头，或是曾经想到手而感到厌倦似的，现在呢，他为要从绝望中找寻安慰，似乎又把心思回转馥兰身上了。这种情形是瞒不过一般宫人的眼睛的，所以大家一致以为继位的英国王后非馥兰莫属，竟至找不出一个持异见的人，而馥兰自己对于这事也已深信不疑了。

但是当时宫里有个人，大家无论如何料想不到的，正在那里替王后发愁，就是皇上自己的愁情也不见得比她更诚挚而真切。你知道那人是谁？原来就是卡塞曼夫人，自从王后病倒了之后，卡塞曼夫人就派了许多内侍，从王后的寝宫到她自己的屋里日夜川流不息的报告消息，并且时常亲身进宫去看她，又据可靠的探报，说她替王后祈祷病愈，每天竟至五六次之多。原来芭芭拉听见了王后病重，心里就觉得无限惊慌了。

当初芭芭拉听见艾敦博士给她那个耸人听闻的预言，万

想不到王后会得病到这样的。自然更想不到她会得要死，至于王后死了之后，继位的人会得是司徒馥兰，尤其是她想不到，然而现在大家都这么说了。如果司徒馥兰真的跟皇上结婚，那末芭芭拉是非一败涂地不可的，大约不免要被发配到法国去罢。因为芭芭拉跟司徒馥兰早已不睦，实际是从芭芭拉得知皇上迷恋那孩子的消息以来就如此的。芭芭拉一向是目中无人，除了她自己之外对于一切女人都看得一钱不值，及至久而久之，方才发见馥兰真个是自己的劲敌。所以现在她听见了王后要死的消息，就不由得惊慌万状了。

近来这几天，芭芭拉房中的聚会已经变成一桩暗淡无欢的事儿，因为皇上虽则差不多每天吃晚饭的时候都要来一趟，他的态度总是那么阴森而寡言，所以在场的人为慎重起见，也都只得竭力装起一种消沉扫兴的神情了。

到了王后病倒以后的第十天晚上，皇上站在芭芭拉的起坐室里，将身子倚着火炉，若有所思地拿着一杯酒，跟司徒馥兰说着话儿，那声音之低是虽极尖的耳朵也难以听清楚的。因为馥兰虽则明知自己的光荣前途就在于王后的死，却因王后平日待自己很好，现在对她才是真正抱着同情而且替她担忧的。

“你刚才来的时候她怎么样，皇上？”

查理深深皱起了眉头——这几天来他原是一迭愁眉不展的——眼睛对酒杯里瞪视着。“我想她连我都不认识了昵！”

“她仍旧是昏迷不醒吗？”

“她已经两个多钟头没有说话了。”他急忙摇了摇头，仿佛要把她的那个盘据在他脑子里的鲜明影象摇开去。“今天早晨她曾跟我说过话。”说时他的口角泛起一个凄惨怪状的

苦笑来。“她问我孩子们可好。又说那个男孩子长得不好看，她心里颇觉遗憾。我告诉她说那男孩子很好看，她就似乎高兴了——便说只要我满意，她也就快乐。”

馥兰不觉哇的一声哭出来，急忙举起拳头去塞住自己的嘴，查理也骤吃一惊，急忙瞟了她一眼，仿佛已经忘记她本来是站在那里的。就在这个当儿，一个内侍匆匆跑进来，也不顾什么仪节，迳向皇上的跟前跑去。

皇上倏的旋转身。“什么事？”

“皇上，王后是在弥留——”

查理等不得内侍说完那句话，便将手里的酒杯往火炉里一撩，飞奔出房而去。王后寝宫里的境况还是跟几天以来一样不堪的；自从她病倒之后，所有的窗门就都密密关闭起来，以致房中的空气浓重，蒸发，而发臭，又满屋的黑沉沉，只有御榻近旁点着几支将残的蜡烛，几个祭司低头围在王后的身畔，仿佛是一群凶猛的秃鹰，口中如泣如诉的不知在念些什么。

王后直挺挺躺在那儿，眼睛紧闭着，陷成两条漆黑的深沟，皮色黄得同黄蜡一般，呼吸非常之微弱，查理起初一看还当她已经断气了。但她等不得他开口，就已知道他来了，她的眼睛慢慢睁开，抬上去对他看着，这时她尝试装起了一个微笑，挣扎着跟他说起话来，用的是她原来的西班牙语。

“查理——可喜你来了。我原是要跟你再见一面，现在我要永别了，查理，他们对我这么说，我知道他们这话是真的。哦，这话是真的。”查理正要开口反驳她，她又对他微微地一笑。“不过这是不要紧的。我死了之后于你只会有好处。你可以再娶一个会得替你养儿子的女人来——我要你答

应我，你千万不要再等。你要赶快的结婚——这是不论我在哪里都跟我不相干的了——”

王后一面说，皇上一面瞪着眼睛看住她，惶恐与羞惭一时交集。因为他从来不会想到好，王后之所以要死，就因她不愿再活下去的缘故，他也从来不会想要了解，过去这一年来的时光对她是有怎样一种意义的，他为了私心太重，从来不肯顾念一下别人。而且他自问良心的，确是巴不得她早些死的，现在突然都省悟过来，便如受到一个强有力的拳头狠狠地一下打击，于是他感觉到非常的悔恨了，立刻要痛改以前的不是了。

他突的从床边一蹿跳起，将脸朝着在他旁边大声祈祷的一个祭司。

“你替我滚出去。”他的声音低沉而紧张，显得他十分震恐。“滚出去，我说，你们大家都替我滚出去！”

那班祭司们和医官们都吓得对他瞪视着，却都呆在那里不动身。

“可是，皇上！”其中有一个向他抗议道：“皇后升天的时候，我们是必得在这里的。”

“王后是不会死的！都为了你们这班东西，在这里做这套把戏，就是好人也叫你们活活治死呢！现在都替我滚开去罢，否则我要亲手来推你们出去了！”他的声音提高做一种忿怒的呼喊，并将一条臂膀不住地狂挥。要他们立刻就滚。其时他的面色同魔鬼一般阴沉，他的眼睛闪出了一种凶焰，原来他对自己以前的过错深为痛恨，现在都发泄到他们身上去了。

于是那班人逐渐散走，却都频频回转头满脸露出莫名其